

列傳卷第一百一

宋史三百四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權銀軍國軍事前直學士兼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察院等奉

勅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

梁燾字况之鄆州須城人父禧兵部員外郎直史館

燾以禧任為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編校祕閣書籍

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

久旱上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閔雨靖惟政事之闕

惕然自責丁卯發詔癸酉而雨是上天顧聽陛下之

德音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

民刻於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師尤甚闔閭細民罔不
失職智愚相視日有大變之憂陛下既惠以詔旨又
施之行事講除刻文蠲損緡錢等三日之間歡聲四
起距誕節三日而膏澤降是天以雨膏陛下之萬年
感聖心於大瘡有以遂其仁政也然法令乖戾為毒
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人心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釋
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為戒而夙夜應之乎今陛
下之所知者書耳法之為害豈特此邪曰青苗
錢也助役錢也方田也保甲也淤田也兼是數者而
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及償而責以免役

免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
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得少休
於聖澤其為害之實雖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吏主
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而反坐言者
雖間遣使循行而苟且寵祿巧為妄誕成就其事至請
遍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
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
聞故政日以敝而禍亂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
乘䟽入不報內侍王中正將兵出強干賞不以法憲
爭之不得請外出知宣州入辭神宗曰樞臣云卿不

肯安職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敢不安職恐不勝任使故去耳神宗曰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為獨不可曰中正罔冒僥覲臣不敢徇法以負陛下未幾提點京西刑獄折宗立召為工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袞冕受冊者壽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戶逋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通判號卯壽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正論况臣下過失安

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時同論者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覲孫升韓川凡七人悉召至都堂勅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壽又言若論年齒爵祿則老臣為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為輕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鞅鞅而斥去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壽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為失職坐詔同列出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不拜曰臣本論

宋史三百四十一
 曹 寧 寫

張舜民不當罷如以爲非即應用此受斥今乃得以
微罪冒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
直以好惡示天下矣不報至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
平粟振民流人聞之來者不絕熹處之有條人不告
病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用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
大行抵河內乃已既到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
斷大皇保佑聖主制政篤惟姦人易爲欺蔽願正綱
紀明法度采用心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前宰相
蔡確作詩怨謗熹與劾安世交攻之熹又言方今忠
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爲奸言者多於敢正論

之人以此見確之氣酸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爲
患滋大確卒竄新州熹進御史中丞鄧潤甫除吏部
尚書熹論潤甫柔佞不立巧爲進取不聽改權戶部
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權禮部
尚書爲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蔡
京帥蜀熹曰元豐待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悞不
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哲宗遣
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熹曰信任不篤言
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君再至乃言
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

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
 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以疾罷為資政殿學
 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寵
 之力辭改知穎昌府既出京師哲宗遣中貴諭以復
 用之旨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
 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以故
 最後燾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鄆州二年再貶少府監
 分司南京明年二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
 六十四徙其子於昭州徽宗立始得歸燾自立朝一
 以引援人物為意在鄆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

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聞耳燾笑
 曰燾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
 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
 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
 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樂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月聞
 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以為賢辟管
 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折博
 煉鹽務韓絳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
 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

法吏罷居鄉里道可人爲訟巖叟捕捃於市衆皆竦然
定守呂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
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
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即位用劉摯薦爲
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言事巖叟入臺之明日即上
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
心遂言後錢儉法太重民力不勝願復差法如嘉祐
時又言河北榷鹽法尚行民受其弊貧者不復食錄
大名刻石仁宗詔書以進又以河北天下根本自祖
宗以來推此爲惠願復其舊江西鹽害民詔遣使者

往視巖叟言一方病矣必待使還而後改爲恐有不
及被德澤而死者願亟罷之又極陳時事以爲不絕
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群邪太平終是難致時下
詔求民疾苦四方爭以其情赴愬所司憚於省錄頗
成壅滯巖叟言不問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天下之
人必謂陛下以空言說之後有詔命孰肯取信李定
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宰相
蔡確爲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陛下
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
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狼戾罔上蔽明不忠

之罪蓋與確等近簾前爭後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政不出房闥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於是二人相繼退戶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悅時望者嚴叟即繳錄黃上疏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嚴叟請對言之益切退就閣上疏曰臣爲諫官既當言承之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爲高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損紀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三省胥吏月饗良厚奉歲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姑息相承流弊已極望懇勵大臣事爲之制即詔裁抑僥倖

定爲十七條遷侍御史兩省正言六闕嚴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爲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爲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小人自消矣諸路水災朝廷行振貸戶部限以災傷過七分民戶降四等始許之嚴叟言中戶以上蓋亦艱食乞毋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間以召至和矣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請河北所言鹽法行之京東明年復以起

居舍人召嘗侍邇英請進讀寶訓至節費嚴叟曰凡
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為意
刻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嚴叟曰人主
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
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請洪範至又用三德哲宗
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嚴
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
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
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
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私永不徇於

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二罔
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
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
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
能說此人主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
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
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
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
下力行何如耳嚴叟曰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
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

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然之巖叟館伴遼賀正旦使耶律寬寬求觀元會儀巖叟曰此非外國所宜知止錄笏記與之寬不敢求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無有寧歲巖叟請專以疆事委荆南唐義問遂自草檄文喻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為微倖功賞之意後遂安輯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為境上之議故為此去彼來牽致勞苦每違期日巖叟請預戒邊臣夏違期一不至

則勿復應自後不復敢違質孤勝如二堡漢趙充國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內夏以為形勝膏腴之地力爭之二堡若失則蘭州熙河遂危延帥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及熙河延安二捷同報轍奏曰近邊奏稍煩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定議意在與之也巖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棄不知既與還不更求否太皇太后曰然議遂止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厓峽漢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衆遂至十萬熙帥范育偵伺夏右廂種落大抵趣河外三疏請乘此

四 百 六 十 九
進堡營築龕谷勝如相照定西而東徑隴諾城朝議
未一或欲以七嶮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嚴叟力言不
可與彼計得行後患未已因請遣官諭熙帥即以戶
部員外郎穆衍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兵貲費
一從便宜不必中覆定遠遂城皆嚴叟之力拜中書
舍人勝甫帥太原為走馬承受所撼徙穎昌嚴叟封
還詞頭言進退帥臣理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
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
止復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
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為異同或累日不竟吏疲於

咨稟嚴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署為令都城群
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
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供備
庫使曹續以產貿萬緡市僧逾年乃負其半續盡力不
可取一日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扣其故僧曰王公
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
就逮之曹氏者慈聖后之族也嚴叟言部曲相訟不
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慈聖仙遊
未遠一旦因斯役之過使其子孫對吏殆聖情有所
不忍詔竄絢而絕其獄嚴叟嘗謂天下積欠多名催

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為催法朝廷乃定五年十科之令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超用巖叟又再拜謝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

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上清儲祥宮成太皇太后謂輔臣曰此與皇帝皆出閣中物營之以成先帝之志巖叟曰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真盛德事然願自今以上本為戒又以官成將肆赦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詒女年命似便然為是庶出過房事須評議巖叟進曰按禮

經問名篇女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民官諱不
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寢哲宗選后既定太
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不是小事嚴叟對曰
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
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嚴叟退
取歷代后事可為法者類為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
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嚴叟曰元祐之初排斥
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
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摯竟為御
史鄭雍所擊嚴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為
黨罷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
曰嚴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獲已耳明年徙河陽
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
別駕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吾寒心栗菴憂
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
言而後已為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易詩春秋
傳行于世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兗州推官韓琦上
其文召試秘閣校理知太常禮院英宗之喪論宗室
不當嫁娶與時相忤通判峽州知池州復還太常禮

院歷開封府判官熙寧元豐間更制變令士大夫多
遠已以求合雍獨靜默自守改嘉王岐王府記室參
軍神宗末年二王既長猶居禁中雍獻四箴規戒且
諷使求出外邸凡在邸七年用久次以轉運使秩留
宣仁后知其賢及臨政擢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鄧
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
攻之換為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
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為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
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
惡何由可明若姦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

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潤甫仍為承旨周種乞
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雍言安石持國政不能上副
屬任非先帝神明遠而費用則其所敗壞可勝言哉
今種以小臣輒肆橫議願正其罪從之使契丹還徙
右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內輕外選用牧伯罕輟從班
以闕閔輕淺者充貲不復為來自慮願自今稍積資
望以漸試之吳中大饑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詆救本
部料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
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柰何謹圭撮之濫而輕
比屋之死乎哲宗悟追止之侍御史賈易沽激自喜

中丞趙彥若懦不自立雍并論之遂罷易左轉彥若以雍為中丞雍辭中丞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非所以厚風俗也不許時二府禁謁加嚴雍歎曰旁招俊又列于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柰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授賈誼廉耻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刑部議囚等執論殺之有司以為可生不奉詔得罪雍言是固可罪然究其用心在外廣好生之德耳若遽以為罪臣恐都於嗜殺今使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仁恩德意不

白於天下而况反是者哉哲宗嘉納囚遂得生初邢恕以書抵宰相劉摯摯答曰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司苑東濟錄書示雍與殿中侍御史楊畏雍畏釋其語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遂並以此事論摯威福自恣乞罷之以收主柄又論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為摯黨以閉其援及摯出知鄆州先庭方為給事中繳還摯麻詞巖叟燾力救之哲宗以先入之言不納雍之攻摯人以為附左相呂大防也又有請暴摯陰事者雍曰吾為國擊宰相非仇讐也彼之陰事何有於國哉置不以聞拜尚書右

丞改左丞雍在政地哲宗稱其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自列哲宗明其亡他心諭使勿去周秩乘隙抵之謂雍初爲侍從時因徐王私於權臣以進哲宗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聞之豈能自安黜秩知廣德軍救銀臺母受雍辭去奏章東府吏毋聽雍妻子輒出且令學士錢勰善爲留詔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億安壽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爲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宗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宮歸未至而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孫永字曼叔世爲趙人徙長社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冲列爲子行蔭將作監主簿肄業西學郡試常第一冲戒之曰洛陽英雋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試冲卒喪除復列爲孫換試御擢進士第調襄城尉宜城令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賈黯薦爲御史以母老不就韓琦讀其詩歎譽之引爲諸王府侍讀神宗爲穎王出所錄韓非子畀宮僚讎定永曰非

險薄刻核其書背六經之旨願毋留意王
曰廣藏書之數耳非所好也及為皇太子
進舍人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民
景詢外叛詔捕送其孥勿以赦原永言陞
下新御極曠澤流行惡逆者猶得虧除今
緣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歷河北陝西
都轉運使時邊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別為
一司外臺不得與永奏曰鹽馬國之大計
使主者專其柄既無以統隸苟為非法孰
從而制之永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

以布衣入永建熙河策永折之曰邊
陲方安靜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會新築
劉家堡失利衆請戮侮裨以塞責永曰居
敵必爭之地軍孤援絕兵法所謂不得而
守者也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
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以詳定編敕知審官
東院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
否對曰法誠善然疆民出息輸錢代徭不
能無重斂之患若用以資經費非臣所知
也特倉法峻密使吏受百錢則黥為卒府

史亦如之神宗又問此法既下吏業尚為姦乎對曰強盜罪死犯者猶衆况配罪穎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雖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議復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未決待卿始定耳不果行復學士知瀛州河決于具瀛冀尤甚民租以災免者州縣懼常平法徵催如故永連章論止神宗從之仍命發廩粟以振白溝巡檢趙用以遼人漁界河擅引兵北度蕩

其族帳遼持此兆釁數暴邊上神宗遣使問故永請正用罪以謝未報遼屯兵連營四四十里永好論之曰疆吏冒禁已寘之獄矣今何為者敵意解但求醪糒犒師而旋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呂嘉問言吏欲使都人列肆輸錢以免直下府詢究曹掾以為便永占書紙尾不暇省既乃行市易抵當法貸民錢而為之期有不能償而死者神宗頗知之嘉問妄變其名以罔聽神宗慮立法未盡詔永及韓維究實永奏言市等下逮錐刀為人患苦

御史張琥劾永棄同即異罷為提舉中太一
 宮元豐中判軍器監有司病皮革不給嚴隱
 匿之科亡賴革肆情為訐至婦人冠飾亦不免
 永請聽人以所藏之善者售于官得化其餘
 訐訟既息國用亦濟出知太原且行神宗訪
 以時務永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間謂將有
 事於征討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戢自焚之
 戒神宗曰此備豫不虞若四方安平豈有輕
 動之理卿言是也忻代產鹽苦惡不堪食轉
 運使必欲理之以盜販關越之罪罪兵志

永言鹽民食也不可禁兵武備也不可闕顧以惡鹽
 累防兵非計也詔弛其禁入判將作進端明殿學士
 病不能朝神宗遣上醫調視六命近侍問安否至虛
 樞密位以待辭去益力提舉崇福宮踰年起知陳州
 徙穎昌永裕起陵許汝當運粟數十萬斛於陵下調
 民牛數萬永請而免哲宗召拜工部尚書太皇太后
 下詔求言永陳保馬保甲免役三事最徹願一切罷
 去復修監牧保伍差徭之法太皇太后皆納之元祐
 元年遷吏部又屬疾改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
 太一宮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賻金

帛二十謚曰康簡示外和內勁論議常持平不求詭
異事或悖于理雖逼以勢亦不為屈未嘗以矯亢形
于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之為
國器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主巽變盡忠事上凡
有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
之勢矣第以新州之舉於是為過故他日紹聖復以
藉口使元祐衆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為宣政之
姦臣國日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擊劉摯被及者三
十人欲結章惇以取容然而終亦不免小人反覆專
務自金竟何益哉孫亦之為人庶得其中焉

列傳卷第一百一

列傳卷第一百二

宋史三百四十三

開舊司直桂國軍國軍事前書丞相兼樞密使領進書勅總教長脫等奉

勅
元絳 許將 鄧潤甫 林希 弟旦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温益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侶聚眾保

鄉里進據信州為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

昭仕吳越至丞相遂為錢塘人絳生而敏悟五歲能

作詩九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

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詔

列傳卷第一百二

宋史一百四十三

開儀同三司桂國軍國軍事前書丞相兼樞密使領進事都總教習等奉

勅

元絳

許將

鄧潤甫

林希弟旦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温益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眾保鄉里進據信州為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遂為錢塘人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

三百八十八
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畧
男女爲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寘于法甲
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告里
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救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
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
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
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禱無血汚是以知
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
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父
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爲證則母手印存弗

受又訟于州于使者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
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
他贖尾印而撰偽券續之耳聿駭謝即日歸整田知
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盜販鹽制置使建言漏二十斤
者皆坐徒絳曰海濱之人恃鹽以爲命非群販比也
答而縱之擢江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冒城民
廬蕩析絳出庫錢卽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
期三歲償費流者皆復業又甃其城因門爲牌以禦
湍漲後人守其法入爲度支判官儂智高叛嶺南宿
軍邕州而歲漕不足絳以直集賢院爲廣東轉運使

四百八十八
建瀕江水砦數十以待連寇繕治十五處樓堞械器
皆備軍食有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
使召拜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進龍圖閣
直學士徙廣越荆南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
使參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子者寧寧校書郎中
慰留之會大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連者寧當下獄
絳請上還職祿而容者寧即訊於外從之於是御史
至第薄責絳絳不自辨罷知亳州入辭帝謂曰朕
知卿一歲即乃矣卿意欲陳訴乎絳謝罪願得穎即
以爲穎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舉

中矣一官力疾入謁曰臣疾憊子弱儻一旦不幸死
則遺骸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惻然曰朕爲卿辦襄雖
百子何以加詔毋多拜乘輿行幸勿扈從又明年以
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有威名而無持操少儀矩仕
已顯猶謂遲晚在翰林誦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
鄙之然工於文辭爲流輩推許景靈官作神御十一
殿夜傳詔草上梁文進明上之雖在中書而蕃夷書
詔猶多出其手既得謝帝眷眷命之曰卿可營居京
師朕當資幣金且使者寧寧仕進絳曰臣有田廬在吳
乞歸歸南之即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塵幸矣敢冀賜

三百九十二个
邪既行追賚白金千兩救以蚤還絳至吳踰歲以老
病奏恐不能奉詔三年而薨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
謚曰章簡

許將字冲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賦
謂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簽書昭慶軍判官代
還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
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
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當
轉博士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內
銓皆神宗特命舉朝選之初選人調擬先南曹次考

功綜核無法吏得緣文爲姦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
奏罷南曹關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
特教不試而命之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
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
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
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及至北
境居人跨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及肄射將先破
的契丹使蕭禧館客禧果以代州爲問將隨問隨答
禧又曰界渠未定顧和好體者吾且往大國分畫矣
將曰此事申飭邊臣豈不可向以使爲禧慙不能對

歸報神宗善之以將知審官西院直學士院判尚書
兵部時河北保甲陝西河東弓箭社閩楚槍仗手雖
有名籍其多少與年月不均以致閱按無法將一切
整攝之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爲同進所忌會治
太學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陷之逮其
父子入御史府踰月得解黜知新州明年以龍圖閣
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煜吏籍爲
盜者繫獄將曰是爲紀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
民無一人犯法三國皆笑又老歎曰自王沂公後五
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

將雖弗禁其俗自息召爲兵部侍郎上疏言兵措於形
勢之內最彰而易知隱於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
天下之至機也是以治兵有制名雖不同從而橫之
方而圓之使萬衆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
分之散而斂之取西方猶跬步制噐有度工雖不同
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衆筭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
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以爲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
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
噐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
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

四百八十八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將自以在先朝爲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聞中旨用王文郁姚兪領軍執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銜直賣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會黃河東北二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

待之紹聖初入爲吏部尚書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當崇禮作或舉漢唐謨參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將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凖凖策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撫定鄯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爽信而兵機

有不可失既已戒具願遂從之未幾捷書至將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為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為已皆非矣強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為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數告老召為祐神觀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贈門

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温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別字聖求後皆復之第進士為上饒尉武昌令舉賢良方正召試不應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為編修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璪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石丁謫王堯臣羅權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雋賢更易百度士徯於見聞蔽於俗學競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責之路反為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論卹民力則疑其遠

道千與論補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片人物則疑其訐以為直故敢言之氣日以折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曩變法之初勢自當爾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至於淫辭詖行有挾而發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致大治也李憲措置瀕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書切諫其畧云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為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為四國笑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以往事監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聖神武駕

御豪傑雖憲百輩顧何能為獨不長念卻慮為萬世之計乎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世沿襲故迹視以為常進用其徒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劉昭陵喬木翦伐無遺熙寧著人本禁樵米遇郊祀則赦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培克不顧大體願絀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今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為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

子閣成記一時制作獨倚潤甫焉哲宗立惟潤甫在
院一文草制二十有二進承旨修撰神宗實錄以母
喪去終制為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有
定策功乃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
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永
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初哲宗親政潤甫
首陳武王能履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
紹述遂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甫
不以為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年六十八輟
視朝二日以嘗掌均邸牋奏優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為館閣校
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
議服淺素希奏禮后為父降服甚今服淺素不經及
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經行神宗怒責監杭州
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
禮部郎中元豐六年詔修兩朝寶訓上之元祐初歷
祕書少監起居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
行誼浮偽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
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

三百九十八
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
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
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
典書命違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亦以久
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為中書舍人修神宗實
錄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
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顯承時方推明紹述盡
黜元祐群臣希皆密穢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
劉摯蘇軾韓琦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詆極其醜詆
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

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尚
書翰林學士權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曾布在樞府間
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怨惇不引
為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高
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
徽宗立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朝廷以其詞命醜
正之罪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
資政殿學士謚曰文節弟旦

旦第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權太
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

故官久之幹當奏院陳繹領門下封駁又撫其前論
罷之累年乃簽書淮南判官入爲太常博士工部考
功負外郎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職即上疏
曰廣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
歲五月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
求諫實欲拒言約束丁寧使不得觀望迎合犯令干
譽終之必行黜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
而復止至於再申諭告乃達天聰聞初詔乃蔡確章
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其餘黨常懷醜
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切邪謀遂論呂惠卿等

維雖罷楊州猶在小郡小郡之民奚罪焉乞投之散
地以謝天下又言近彈王中正石得一等雖已薄責
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翟勅之徒亦宜編削詔並降
支郡管校又論崔台符賈種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
之出爲淮南轉運副使歷右司郎中祕書少監太僕
卿終河東轉運使子膚坐元符上書陷於黨黨籍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
蔭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
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日報罷英宗
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謹

四百令七十一
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
遠近習五曰閑文謁神宗顧之曰斜封墨敕必無有
至於近習之戒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
竒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何憂不治初之竒為歐
陽脩所厚制科既黜乃詣脩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
復懼不為衆所容因脩妻弟薛良孺得罪怨脩誣脩及
婦吳氏事遂劾脩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
州酒稅仍榜朝堂至州上表哀謝神宗憐其有母改
監宣州酒稅新法行為福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
推行失平之竒約僦庸費隨筆錢高下均取之民以

為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竒募使脩水利以
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
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
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竒在陝西經賦入以給用
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粟皆支二年
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
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
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
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為一
司故事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川孫
宋史三百四十二
曾寧寫

升諫官朱光庭等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妖人岑深善幻聚黨三千人謀取新興畧番禺包据嶺表群不逞借之爲虐其勢張甚之奇遣鈐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鏡寶貨爲吏者多貪贖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象昇李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徙河北都轉運使知瀋州遼使節律迪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柰何爲之屈膝邪莫而不拜入爲戶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斥

候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官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爲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別之責守汝州閏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以其地爲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年七十四後錄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治辦稱且孜孜以人物爲已任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薦

四百令八十八
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時歐陽脩之故為
清議所薄子皆至侍從曾孫希別有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
讀書躡屨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熙
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
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如青苗是也安
石驚曰何為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
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
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
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

須一雞半豚已遺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
還詭言於民無不便佃說不行禮部奏名為舉首方
廷試賦邊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
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為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
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已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
石子雱用事好進者益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
如常同王子韶脩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喪襲衾佃
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為詳定郊廟禮文官時同列皆
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
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

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崇同修起居
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太常請
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心卿趙令鏐皆以為當
復佃言大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為稱景靈宮原
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為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
是時更先孰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諱變所從安石
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
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錄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
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
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進權禮部

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穎州佃
以歐陽脩守穎有遺愛為建祠宇實錄成加直學士
又為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
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
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
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為閩實三人皆得生紹聖
初治實錄罪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朝論灼其情復
集賢殿修撰移知蔡徽宗即位召為禮部侍郎上疏
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
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

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
 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
 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績前
 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賡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
 知賡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
 不知賡之之過也願咨謀人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
 為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修哲宗實錄
 遷吏部尚書報聘于遼歸半道聞遼主洪基喪送伴
 者赴臨而返謂佃曰國哀如是漢使殊無弔唁之儀
 何也佃徐應曰始意君匍匐哭踊而相見即行弔禮

今偃然如常時尚何所弔伴者不能答拜尚書右丞
 將祀南郊有司欲飾大裘匣度用黃金多佃請易以
 銀徽宗曰匣必用飾邪對曰大裘尚質後世加飾焉
 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
 矣佃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徽宗欲親祀北
 郊大臣以為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確朝退皆曰上不
 以為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為然佃曰元豐非合
 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為不可耶清臣乃止
 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
 罰罰則不可為中丞諫官陳瓘上書曾布怒其專秘

史而壓宗廟佃曰瓊上書雖無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怒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鑄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為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諫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為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進士熙寧初為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狙計勞得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後法五十一條賜銀緡為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天子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鉉摺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治官自鑄錢歲得十萬緡詔褒揭其能擢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任

職蒙譴居厚與河北蹇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
 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閥閼勳舊徒以言利
 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進之士從風羨羨又請以鹽
 息買絹資河東直發大鐵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興
 且募民養保馬當時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
 為拙克剽盜王冲因民不忍聚眾數千欲乘其行部
 至徐募取投諸治居厚聞知間道遁去元祐治其罪
 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直黃州章惇用事起為江淮發
 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召拜戶部侍
 郎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為永泰陵橋道頓

通使坐積雨留滯罷知和州崇寧初復開封拜尚
 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為資政殿學士
 東太一宮使恩許仍服方園金毬文帶自是前執政
 在京師者視此出為亳州洪州徙太原道都門留使
 佑神觀復還政府遷知樞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寧軍
 節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居
 厚在政地久以周謹自媚無赫顯惡唯一時聚斂推
 為稱首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第進士歷太宗正丞利州路湖
 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

知福州徙潭州鄒浩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遣
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
他逐臣在其境內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
陶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
恩召為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
謂不宜列侍從處經帷不報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
府猶兼侍讀時執政倡言帝當為哲宗服兄弟之服
曾肇在邇英讀史記舜記因言昔堯舜同出黃帝世
數已遠然舜為堯喪三年者以嘗臣堯故也益意附
執政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同出遷吏部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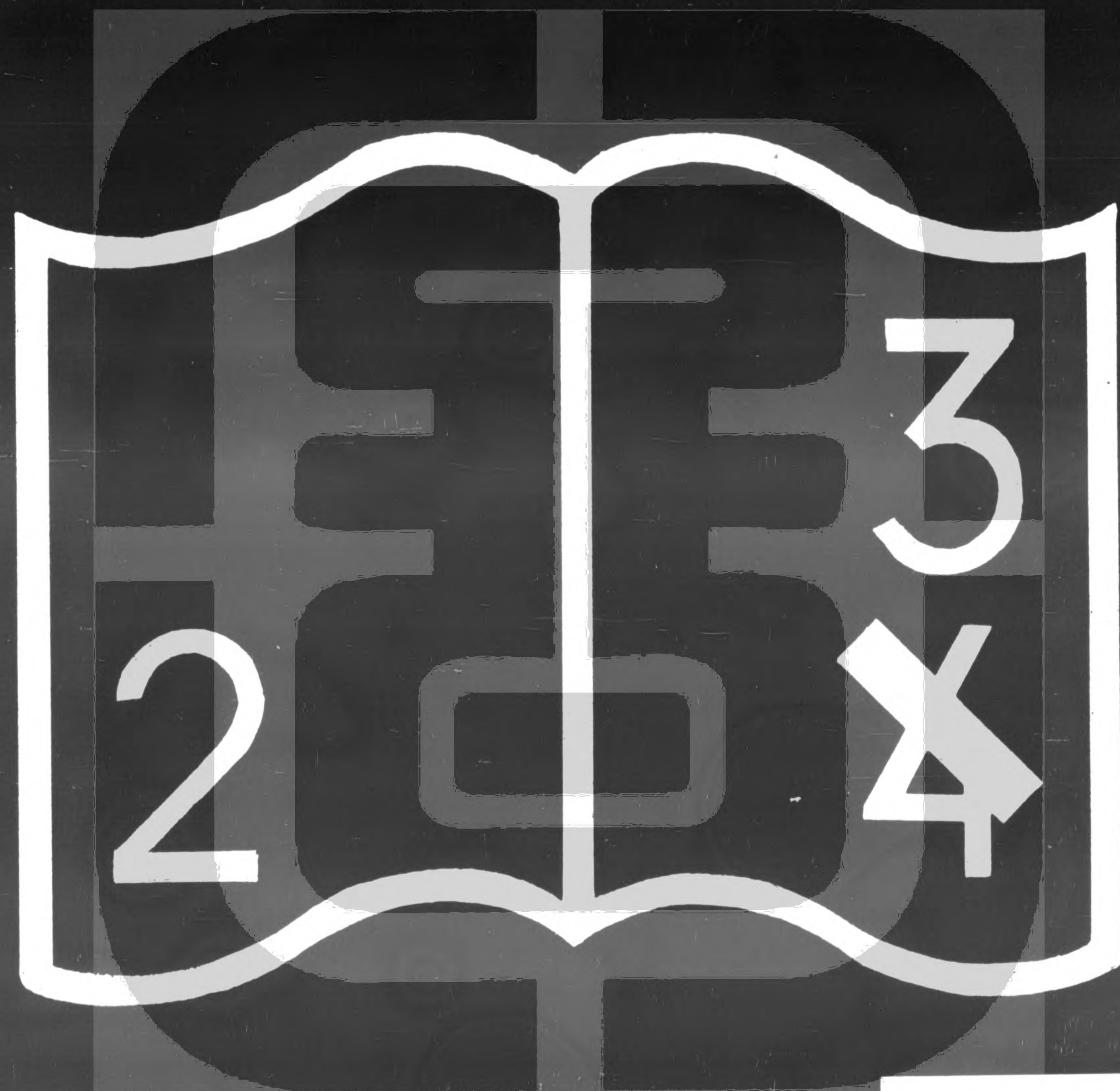
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右丞登涪武獻愛莫助之
圖帝初付曾布布辭改付益益得藉手以為宜相蔡
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為異論時人惡之布與京爭
事帝前辭頗厲益叱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
是得罪而京遂為相進益中書侍郎益任宦從微至
著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得合蓋天稟然及是乃時
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益稍不謂然京知
中書舍人鄭居中與益厚使居中自從其所問之居
中以告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
郎顧不許耶今丞相所擬錢辭而下十人皆其姻黨

耳欲不逆其意得乎京聞而頗憚焉踰年卒年六十
太子萬石至尚書

論曰王安石為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所
守而從之比比皆然元絳所為咸有異政亦詭事之
陋矣許將嘗易止發司馬光墓此為可稱而言者謂
其仕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幡然改圖初
無定論鄧潤甫初掌箋記盛有文名而首贊紹述之
謀又表章蔡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足觀矣林希
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隨壞名節擲筆而悔之晚
也希且反其所為糾劾巨奸善惡豈相掩哉蔣之奇

始慙滙濮議晚撫飛語擊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
者也吳君厚奉行新法剝下媚上温益阿附二蔡物
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
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於眾人焉

列傳卷第一百二



编码错误

应为宋史卷344

九十八人
宋史三百四十三
宋史三百四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三

宋史三百四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鑾國軍事前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朕等奉

勅修

孫覺

弟覽

李常

孔文仲

弟武仲
平仲

李周

鮮于侁

顧臨

李之純

從弟
之儀

王覲

子俊義

馬默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千

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

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

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

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擢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後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

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長彙征墻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爲患禍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即奏疏如所言神宗以爲希旨且奪官兩級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作覺連章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

善舉引用之將接以爲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
覺對曰惠卿即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
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
疑之其後王呂果交惡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
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
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
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
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
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之絕將補耕助歛顧比末

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
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
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踈外而
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
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
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
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
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
呼拆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覺既受命復

奏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者賜寢罷遂以覺為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汶水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為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下太常議不可詔知潤州覺已持喪矣明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為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伍連徙毫揚徐州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疆以

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為例知應天府入為太常少卿易祕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之確竟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曰間者執政畏人議已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吏部侍郎頌右選在選萬五千負關統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

負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
 為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
 侍講提舉醴泉觀求寄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使存
 勞賜白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二覺有德量為王安石
 所逐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崔嵬為從容累多迨其
 死又作文以誄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為元祐黨奪
 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
 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傳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屠士卒謀因
 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群語不顧覽呼諭

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邪皆
 感謝去就列屯將徐至覽命更趣具奏衆意遂安神
 宗壯其材以為司農主簿等曾判寺且兼諫院欲引
 覽自助覽拒不荅置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荆
 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入為右司負外郎荆
 湖開疆命往相其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
 從本郡隨事要索勿建官置戍以為民困自誠州至
 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使還為
 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
 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由桂徙廣又改渭州夏

人入邊擿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
 竄諸房陵轉門肅然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
 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
 據橫山並河為寨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成
 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
 五萬及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為動相持益久忽令
 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
 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勲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
 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削歷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
 不行降為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樸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
 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請江州判
 官宣州觀察推官蔡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
 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為祕閣校
 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為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
 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
 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
 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折周官片言
 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
 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安石

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按理通判滑州歲餘後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賊盜刺為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橐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為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常對上七事曰崇廉恥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密疑獄擇儒師修後法時後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使民安長論無

波已可久者確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為兩科以盡所長初河決小吳議者欲自孫村口道守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為謗訕因力攻確常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

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長孫覺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於呂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畧多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兩省考官呂直卿稱其詞賦瞻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已馳歸不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為非是宋敏求

策為異等安石怒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恠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草茅踈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吳充為相欲實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為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時征西夏衆數十萬皆道境上久不解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佞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顧夫勞

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御之要在彼而在此也元祐初哲宗召為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唯揚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踈間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權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朔上疏條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為遺蠹留蠹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

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為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中甲科調敷城主簿選教授齊州為國子直講喪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為不舉元祐初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

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術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適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又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祗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為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為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

未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為祕書丞集賢校理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為江東轉運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淞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訖其元祐時附會當路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為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

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為戶部金部郎中
 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廊廡巡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
 交州景靈宮卒仲長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釋解
 稗詩戲諸書傳於世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調長安尉歲饑官為
 粥以食餓者民至集不可禁縣以屬周周設控極間
 老少男女無一亂者都巡檢趙瑜詰盜南山諸尉皆
 屬焉瑜悍急多行無禮獨於周不敢肆轉洪洞令民
 有世絕而官錄其產者其族晚得遺券周取以還之
 郡吏杜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

溢入歲賦蓄槌調徒過之

知新隄民一告病改

知雲安縣蠲鹽井之征且

通判施州州介群獠

不習服牛之利為辟田數

選請成知田者市牛

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為御史欲使來見周

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為而往所謂呈身御

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奉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召

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

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

疲中國以勤遠畧致百姓窮困聚為盜賊懼成腹心

之憂神宗頷之翼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

以為御史執政意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
 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醜湍河為六渠以益鉗盧陂水
 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
 溢若又導之必致為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已
 不貲盍姑鑿其一而試之儻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
 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
 京國子監慈聖后復土庀職陵下中貴人至者旁午
 次舍幣幕競為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苦枕
 塊柰何又從而侈乎訖後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
 周獨否哲宗立召為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卑以

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為唃氏所有常為吾
 藩籬今唃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
 百年為勅敵苟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之地非秦蜀
 之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祕書少監以直龍圖
 閣為陝西轉運使復入為太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
 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恩禮如待制徙鳳翔府河
 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卒年八十紹
 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周自為小官沉晦自
 匿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詣中書白之薛向使三
 司欲辟為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

字三百九十六个
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劍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
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
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與又條當世之失有四
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
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
之介益以為賢調黜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狠
橫里中因事抵法群吏羅拜曰注族敗前令不少今
不舍後當詒患侁怒立杖之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
州蜀左更徃貪成風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鬻粟流

多取贏直侁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趙抃使蜀薦
於朝未及用徙何郟辟簽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
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日空其獄神宗詔求直
言侁為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其文詔近
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
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激
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
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大息者二其他逆治體
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
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

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侂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神宗是侂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升侂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侂不散之故侂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疆之哉左藏庫使周永懿守利州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兇莫敢問侂捕械于獄流之衡湘因請更以文臣為守併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部九年治所去閭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

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侂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二稅輸絹綿侂奏聽民以畸零納直其後有李元輔者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侂之姪師中亦居是職故稱老以別之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議欲勿塞侂言東州匯澤惟兩灤夏秋雨淫猶溢而害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為魚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為一以侂為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侂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故凡所薦如劉執事李常蘇軾蘇轍劉放范祖禹皆守道皆時之士

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楊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爲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折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掎歛虐害竄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間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爲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

欲用王安石吳充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侁見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制舉誠取士之要國朝尤爲得人王安石用事諱人詆訾新政遂廢其科今方搜羅俊賢靡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兩省諫官相往來減特奏言舉人嚴出官之法京東鹽得通商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罷戎瀘保甲以寬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六十九侁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爲范鎮孫處推許孫復與論春秋

謂小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神宗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初命都副承旨提舉神宗謂臨館職改提舉曰館幹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知潁州入爲吏部郎中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可

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與李常王古鄧溫伯孫覺胡宗愈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論議凜然

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衆所嗟

惜宜置賓左右以補闕遺別選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

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
轉運使郭茂恂恂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
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位卒年七十二徽宗立
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
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
許彥先受邑吏金命之純徃究其端乃起於出婢之
口之純以爲蕪俚之言不治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
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
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柰可

一旦奪之事遂已祇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
之曰選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劔外安靖年穀屢豐以
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轉太僕
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滄州召爲戶部侍郎未至
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瀛
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爲戶部三遷御史中丞
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隨省吏視其前後批以制緩
急之序是爲胥吏顛處命令也若大臣不服省宜令
列曹長貳隨其所承當行即行當止即止必稟而後
決毋拘於文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衆賢

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燮理陰陽輔相之職間者國
論稍虧雍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董敦
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
所親皆以監司罷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
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
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
歷樞密院編脩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
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
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

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爲
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王覲字明叟泰州如臯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
司令式刪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旱郡
遣吏視苗傷於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稅覲受檄覆按
嘆曰旱勢如是民食已絕何厚贍之猶懼不克濟尚
可責以賦邪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怒拮撫百出會朝

廷遣使振貸覲請見爲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
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
比選覲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

會計絳出穎昌辟簽書判官坐在濶公免屏居累年
 起為太僕丞徙太常哲宗立呂公著范純仁薦其可
 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
 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
 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
 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既黜慮
 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覲言誠出於
 此恐海內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舜罪四凶而天
 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
 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

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為善者勸黜
 一惡而天下之為惡者懼豈以為惡者懼而朝廷亦
 為之懼哉誠為陛下惜之覲言雖切然不能止也夏
 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覲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鰲若
 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
 邊備而在廟謨翁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兆東
 擒鬼章搃至關下覲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眾如故
 疆土種落未減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
 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離其石交而壞其死黨
 又言今民力凋瘵邊費亡極不可不深為之計於是

疏將帥非其人者請易之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至逋
債振贖賦歛科須皆指陳其故差役法復行覲以爲
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
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摭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
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而復常
平舊法曰聚斂之臣惟知罔利自媒不顧後害以國
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利何以示天下又言刑罰
世輕世重熙寧大臣謂刑罰不重則人無所憚今法
令已行可以適輕之特願擇質厚通練之士載加
正於是置局編彙裡覲預焉大臣皆用中典元祐救

是也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至是大臣議徙之
外門而以其直舍爲制敕院名防漏泄實不欲使與
給舍相通觀爭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省以廣吏
舍信胥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也乃不果徙覲在言
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先庭評蘇軾試館職策問呂
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覲言軾之辭不過
失輕重之體爾若悉攷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
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
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問尋改右司負外
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

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
 將意以撓權則守用是得譏議覲窮其姦狀實于法
 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
 徙江淮發運使人拜刑戶二部侍郎與曹叟偕使遼
 為遼人禮重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
 地膏腴畝千金無閑田以葬覲索侵耕官地表為墓
 田江水貫城中為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
 覲疏治復故民德之號玉公渠徙河陽貶少府少監
 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
 永興軍過關留為工部侍郎郎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

覲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
 以德宗為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覲言堯舜禹相
 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
 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開
 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為善繼善
 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
 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為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
 遂改為翰林學士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覲當制
 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
 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

安置臨江軍覲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
終再罹譴逐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
復龍圖閣學士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
之拒不荅林靈素設講席寶錄宮詔兩學選士問道
車駕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
焉人曰此顯仕捷徑也不可失俊義曰使辭不獲命
至彼亦不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
幄跬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
次呼曹偉偉回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爲之懼

俊義處之恬然以太學上太皇太后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
程其文擢爲第一及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說顧侍
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真所謂俊義矣自古未有入主
自爲主司者宜即超用蔡京邀使來見曰一見我左
右史可立得俊義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
改太學博士鄆王謁先聖有司議諸生門迎俊義曰
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足矣乃序立敦化
堂下及王至猶辭不敢當進吏部員外郎嘗入對帝
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蓋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
自提文衡也衛膚敏曰安國今安在具以對即召爲

館職而遷後義右司員外郎爲王黼所惡以直祕閣
知岳州卒年四十七後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於
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亦
也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
學諸生時以百數一旦出其上既而將歸介語諸生
曰馬君他日必爲名臣宜送之山下登進士第調臨
濮尉知須城縣縣爲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
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佾守鄆心不善也默
亦不爲屈後守張方平素出其幕屬來前多閉目不

與語見默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諉
以事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
輒言無顧方平間遣所親傲之曰言太直得無累舉
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爲身謀所以報也時議
尊崇濮安懿王臺諫呂誨等力爭以爲不可悉出補
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濮王生育聖躬人誰不知
若稱之爲親義無可據名之不正失莫大焉願蔽宸
心明詔寢罷以感召和氣安七廟之神靈是一舉而
衆善隨之也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本仁宗以官人
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官之進也

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疆矣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投諸海若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即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之糧告而顛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

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兗二州還提舉三司帳司爲神宗言用兵形勢及指畫河北山川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臣滋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默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檄去者金鄉令以賄著其父方執政詒書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免令懼悉取不義之物焚徹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等蠻歲饑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沒蘇緘老謬歸仁鋪覆軍陳曙先走崑崙

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
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驗矣以疾求歸知
徐州屬城利國監苦吳居厚之虐默皆革之召爲司
農少卿司馬光爲相欲盡修祖宗法問默以復鄉差
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
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常
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默發之除河東轉運使
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
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兖州請褒錄石介後詔
官其孫東州存饑流民大集所振活數萬計入拜

原舉權工部侍郎轉戶部告老以寶文閣待制復知
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
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
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
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爲長堤壅河
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
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
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十紹興中以其子純請
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爲相可謂

致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
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
科以微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聰安石既
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
敗事與呂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為御史至
於盡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為不負知己矣
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覲再黜而不改
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

列傳卷第一百三

